

情网

马凤坡电视剧作选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情网》剧照



《情网》剧照

序

任孚先

一位老朋友约我为马凤坡的电视剧创作选《情网》作序。我对马凤坡的作品并不陌生，在电视剧评奖中我曾接触过他的电视剧和小品，也在中央台、山东台看到过他的电视剧。这次为写序言又读了选集中所收的文学剧本。读后，我被他的作品中充溢的革命激情和所反映的奔涌的改革大潮所深深打动。

马凤坡长期从事行政工作，肩负重任，在工作之余，结合本职工作，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从事电视剧创作。创作难，业余创作更难，特别是对他这过去很少接触文艺的人来说尤其不易。但他对文艺有真挚的爱和执著的追求，他刻苦学习，潜心钻研，广交文友，不耻下问。“有志者事竟成。”短短四年，电视剧连出几部，并全部摄制，在中央、省、市台播出，取得了显著成绩，这在业余电视剧创作者中是极为少见的。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职位的高低，而在于他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这是作者的座右铭。这个坚定的信念，促使他连年取得工作、创作双丰收。就其作品而言，亦很有特色，纳之有四：

一、作者重视电视艺术的教育作用。电视是最大众化的现代化传播媒介，党和人民的喉舌，是重要的舆论工具。作为电视剧艺术，自然有自己的艺术特点，但它是整个电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较之于其他艺术更注重社会效果，要明确通过电视剧艺术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测知时代脉搏，使观众在欢

娱中受到教育和启迪。马凤坡的所有作品都以反映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人民群众致力于建设四化、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他的电视剧格调高，内容丰富。不象那些质量低下的剧目，只去迎合一部分观众不健康的欣赏趣味，或以不堪入耳的镜头去媚俗。作者在加强作品的思想性方面，不是空喊口号，或者贴上好看的标签，而是熔铸于作品的人物和情节之中。如宣传法规性的几部电视剧，在坚持思想性的前提下，通过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安排，细节的选择，给人以形象的感染。四集电视系列小品《莫道他无情》更为突出，观众看后会引起强烈反思，催人向上，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二、作品具有很强的时代感。《情网》中的作品无一不是围绕当今社会人们所关注的“热点”有感而发的。这些作品以满腔热情反映改革，讴歌改革，推动改革。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是时代的强音。四集电视系列小品《莫道他无情》之所以在1989年8月31日晚8点中央台第一套节目播出，就是反映了人民当时想要说的话，想要办的事。电视剧《情网》在89年1月21日中央台播出后，反响强烈，也是因为电视剧所反映的问题恰恰是街头巷议深恶痛绝的“三假”（假化肥、假农药、假酒）问题。体现了改革和时代的需要。

三、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电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综合的艺术水平决定着电视剧的艺术性的高低和感染力的强弱。作者不仅着眼于剧本的文学性，而且考虑到电视剧其他的艺术因素，考虑到由文学剧本到荧屏的整体艺术效果。使电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比如，宣传法规性的几部电视剧，作者力避图解式，“传话筒”式的解说，而是以生动的情节，精辟的具有文学性的语言，赢得了观众，显示出艺术的魅力。在人

物的塑造上,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电视剧《情网》中的工商局长李范,是一个较成功的先进人物形象。为了查处“三假”,他六亲不认,冲破关系网,说情风,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堪称是改革中的“经济卫士”。1989年影视界正出现暗杀、武打、色情片热,而作者却着力塑造先进人物形象,显示了作者的胆识。中央台播出后,各阶层的观众普遍反映工商局长李范形象树得好。作者在艺术上的又一次飞跃,是他不仅写自己所熟悉的工商工作,而且不断拓展自己的创作领域,最近他凭着出生农村和长期工作经验的积累,推出了反映农村生活的电视连续剧《醉哥》。这部戏不仅主题、立意、题材好,而且人物、语言各具特色。著名导演赵焕章对其赞赏不已。

四、作品具有浓郁的人情味。《情网》中的作品,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紧紧围绕一个“情”字作文章。人是感情“动物”,在社会交往中离不开人情、友情、爱情、父(母)子之情等等,就是这些“情”把人和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家庭、集体乃至社会。作者就是抓住这个“情”字,强化了作品中人物情感和人物关系纠葛,增强了电视剧的观赏性。电视剧《情网》就是写了工商局长李范和化肥厂长杨再道之间的友情,周飞和倩倩的爱情,以及他们和李范一家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四集电视连续剧《醉哥》就是写了醉哥与强嫂、坷垃与张嫂、醉哥与菊花的交叉、复杂的爱情关系以及村长牛劲一家同以上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这些错综的关系牵动着观众的心,使观众关心着剧中人物的命运和事业的成败,增强了电视剧的感染力。

我以为作者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和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拼搏、奋斗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他所取得的成绩是可贵的、可喜的。当然,艺无止境。祝愿作者锲而不舍,努力实践,有更

多更好的作品面世,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992年3月8日于济南

目 录

序言	任孚先(1)
✓ 醉哥(四集电视连续剧)	(1)
✓ 情网(二集电视剧)	(82)
✓ 莫道他无情(四集电视系列小品)	(120)
✓ 他为了谁(四集电视系列小品)	(158)
✓ 啼笑皆非(电视小品)	(184)
✓ 艰辛的创作历程	(189)
✓ 永无止境地探索	(194)
✓ 电视文学剧本坚持“三性”刍议	(201)

附录一:

世相、人情、国事、家政

——评电视文学剧本《醉哥》 刘方泽(206)

道是无情却有情

——评电视剧《情网》 红河(210)

给人以启迪 引人以反思

——评电视系列小品《莫道他无情》 古月 霭红(212)

附录二:

荧屏工商情

——记马凤坡刻苦创作电视剧的事迹 张明志(214)

平谈的传奇

——马凤坡印象 尹洪东(217)

后记 (225)

电视文学剧本

醉 哥

片 头

沉寂、荒凉的平原，广漠无垠。

宁静、干燥的空气，天空碧净无云。

镜头进入一个贫困、苍凉，没有一丝生气的小村庄。

散散落落的矮屋。

稀疏的树木，叶已大部凋落。

几乎干涸的一条蜿蜒的小河流经村前。

兀鹰舒展博大的双翼，平静地飘逸地俯瞰着村庄、荒野。

一个醉汉摇摇晃晃地来到一家门口，用力将大门推开，闪倒在地。

推出片名——醉哥

第 一 集

1. 醉哥家屋内

破烂不堪的两间草屋。

房内简陋、萧条、冷落。

身穿破衣烂衫，面容憔悴的醉哥（30岁）趴在桌子上哭得气短神昏。突然，他站起从桌上搬起酒坛“咕嘟”，“咕嘟”喝了一个净光。然后，把酒坛狠狠地摔在地上，一脚将桌子踢倒。从墙角下拿起一根绳子，搭在梁上，系了扣，刚要把头伸进去。

“表弟，干什么？”穿着朴素、潇洒、刚毅的强嫂（31岁）领六岁的儿子石头，突然进屋。

醉哥一怔，见是强嫂，急忙把绳子推开，蹲在地上抱头恸苦。

强嫂不解地：“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么伤心？”

醉哥不作声。

石头走到醉哥跟前转来转去，童声童气地：“表叔，大人也会哭吗？”

“石头，你表叔还活着干什么？”醉哥抬起头，用带满泪花的双眼看了下天真可爱的石头。（回忆）

鸡场

鸡场建在村前的自留地里。

低矮破旧的五间草房。

地上堆堆死鸡，惨不忍睹。

醉哥一手提一只死鸡，仰望天空，泣涕涟涟，疾呼：“天啊，为什么一只也不给我留下？”

村前小河边

小河弯弯曲曲，清洁可鉴。

醉哥耷拉着脑袋，沿河边有气无力地走着。

对面，姿容艳丽的菊花（22岁）高高兴兴地走来，她一见到醉哥，温柔可亲地：“表哥，这批鸡什么时候卖？”

“卖?! 全完了”。醉哥垂头丧气地。

“怎么?”菊花诧异地。

“一场鸡瘟,大小鸡没留一个。”醉哥边哭边数落:“我苦心经营了三年,连贷加借这是一万块啊!”

“真是丧命星!”菊花心恢意懒,转身离去。

“菊花,菊花!”醉哥伸着手哭喊着。(回忆完)

醉哥:“我现在是蛋打鸡飞,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唉,真是穷赶上。”强嫂同情而又坚定地:“钱是人挣的呀,怕什么。菊花……我看呀,这一辈子你也打不了光棍子。”

醉哥有点生气:“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在咱这个穷村里,上那去挣钱?俺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她……”(回忆)

一组镜头

醉哥用自行车带着菊花兴高采烈地来到乡电影院门前。

醉哥腿包扎着,菊花搀扶他在院中漫步。馨香的爱,流露出春花般灿烂的笑容。

醉哥、菊花在桃花盛开的果园里嬉戏、追逐、亲吻。(回忆完)

“我活不成了……”醉哥声泪俱下。

强嫂气乎乎地拉石头要走:“那你就死吧!”

醉哥:“你也叫我死,好,我什么人也没有……”

强嫂严肃而又耐心地:“人一生都有三回九转,不能一遇到困难就醉生梦死。就说俺娘俩吧,石头他爹死时他才一岁,困难多着哩,但俺一撞一跌走过来了,要死俺六十个也死了。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干这个失败了,可以干别的吗,你看现在什么那“蝎子精”、“葡萄王”,万元户多着哩,他们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啊!”

“你，你什么也别说了，我要死，我要死……哈哈，哈哈……”醉哥神态有些反常，口吐着白沫，摇摇晃晃地唱：电视连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插曲：“小白菜泪汪汪，从小没有爹和娘……”

“俺娘俩这次来是找你帮俺卖豆芽的，没想到碰到你这个软骨头，熊坯货，今后不准再见我！”强嫂发火了，拽石头雷风扫地走出屋。

强嫂寥寥数语使醉哥如大梦初醒，急喊：“强嫂，强嫂！”

2. 牛劲家菊花卧室

菊花进屋一下倒在床上，仰天长嘘。

农村干部打扮的牛劲（60岁）和尖眼睛、薄嘴唇，一脸横里肉的老伴秀兰（58岁）进屋。

“菊花怎么的？”秀兰问。

菊花的思想十分混乱，秀兰的话她哪里听到。

“菊花，菊花！”牛劲发现菊花的神情不大正常，着急地问。

菊花双手捧着脸，泪水顺着指头往下流：“表哥，他……他的鸡全死了。”

“啊！是吗？”秀兰靠菊花坐下，抚摸着她的头：“你和你表哥的事当时我就不同意，可你……这回我可不能让你……”

牛劲瞪了秀兰一眼：“你这人，外甥遇了天灾人祸，再不让菊花……”

3. 乡村小集

熙来攘往的集市。

叫卖声、议价声此起彼伏。

醉哥推着一车韭菜、茄子迎着朝霞汗流满面地进入市场蔬菜摊点区。

醉哥和菜商议论着价格。

坷垃(31岁)提着菜蓝子蹒跚地路过蔬菜摊点区,突然发现醉哥,惊讶地:“哟,醉哥,你也卖菜了,什么时候种的?”

醉哥嗫嚅地:“我……”。

醉哥吞吞吐吐地继续称菜、议价,忙个不停。

4. 菜园地

牛劲、秀兰、菊花大跑小颠来到菜地,看到失去的韭菜、茄子心痛如绞,在菜地打着转。

“这都是你当村长,得罪的人,你可别当这个干部了,俺也不再生这个气了!”秀兰埋怨地。

牛劲:“真是荒唐,我不当村长就少不了,那些被盗的都是当村长吗?”

“我不管你怎么着,快下来算了!”

5. 村头路边

强嫂挑着满满的两筐豆芽,在村头与推着小车的醉哥,不期而遇。

强嫂急忙放下担子欲与醉哥打招呼,醉哥却不理睬,继续朝前走去。

强嫂:“表弟,表弟!”

“你表弟已经死了。”醉哥头也不回一直朝前走去。

强嫂紧赶几步,追到醉哥前边,两眼泪汪汪地:“你气死人!”

他看了下强嫂，又要走。

强嫂：“你不是死吗，为什么没死？还记恨我。”

醉哥把小车一放，笑着：“我和你开玩笑，怎么当真的。”

“去你的吧！你说干什么起来？”

“我……我……”

“快说呀！”

“我去贩菜起来。”

“怎么贩菜？”强嫂眨了眨眼睛：“你舅舅的菜听说叫人家偷去了。”

“啊，是么，村长的菜谁敢偷啊，这人太缺德了。”醉哥显得有些慌张。嘴唇颤抖着。

“表弟，贩菜怎么样？”强嫂问。

“不错，不错，这样下去很快就成了百万富翁。”

“你想的倒不错，干什么也没有那么容易。”强嫂皱了皱眉头似乎想起什么：“唉，表弟，听广播里说，东北黄瓜很便宜，你能否去一趟。”

“哎呀，你表弟可没做过大生意，弄不好打不着狐狸惹臊。”

“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强嫂开玩笑地。

“对，对，那我什么也不怕了，就去，就去！”

“如果没有本钱，我可以……”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扎票子递给醉哥：“这是俺娘俩卖豆芽挣来的钱，准备存银行，拿去吧！”她把钱装到醉哥的口袋里。

醉哥用手捂着口袋激动地说不出话。

空中一群排成“人”字形的大雁“勾啊嘎”地叫了两声，整齐有序地朝南飞去。

6. 火车站

一列客车徐徐向前开去。

醉哥坐在客车上前思后想，心事重重。

7. 强嫂家院内

雨后。

强嫂和石头在屋里正忙着装豆芽。

“强嫂，强嫂！”坷垃把装有瓶瓶罐罐、破鞋烂掌的小推车放下，朝屋里喊。

强嫂边用土布裙擦着手边往外跑：“哟，还是坷垃弟，有事吗？”

石头拽着强嫂的衣襟也来到坷垃跟前。

“唉，没事，没事。天刚……刚下了雨，天冷地滑，你娘俩还出去卖……卖豆芽吗？我……我就给你捎着吧，这就叫屙屎扒地瓜……一……一举两得。哈哈哈哈哈！”

强嫂沉思了下，微微一笑：“我正愁出去卖呢，那感谢你啦！”

坷垃：“不客气，不客气，自……自己人吗。”

强嫂、坷垃走进屋搬出两筐豆芽放到车上。

坷垃刚要抬起车，突然喊道：“你看，我……我还忘了。”他从车后边的铁筐子里拿出一个玩具递给石头，“石头，好不好？”

石头接过看了又看，好奇地：“猪八戒背媳妇，真好玩。”

强嫂抿着嘴笑：“你叔叔也真会买。”

坷垃拾起车子刚走了两步，又放下车子，环顾了下，轻声

地：“强嫂，我还有件……件事，你可别……”

“对我还不放心吗？”

“不瞒你说，牛……牛村长的菜你说的是谁……谁偷的呀！”

强嫂揣摸了半天，摇摇头。

坷垃轻蔑地：“哼，断定你……你想不到，就是那个……”

强嫂惊得象挨了一闷棍，僵僵地站着，满腹狐疑地想。

8. 山崖畔

山上树木高大而古老，令人望而却步的绝壁崖畔。

醉哥提着兜沿着山崖上的羊肠小道艰难地走着，汗珠不断地从脸上往下滚。

突然，村上一只鸟发出一阵令人厌恶的声音。醉哥一怔，脚下一滑，咕噜噜朝山下滚去。

着急中抓住了一个树根，侥幸没滚下悬崖。

他重新朝上爬去。

9. 某村庄

深夜。

风雨交加。

醉哥在街上被雨淋得象水鸡一样。

他口干肚饿，一滑一跌来到一家门口，扣了几下门，没动静。他转到另一家，同样无声无息。他站在屋檐下伸出两只手接了点雨水，喝了几口，便坐在石枕上依着门框进入了梦乡。

他感冒了，发烧、寒颤、打喷嚏。

10. 某镇农贸市场

摩肩接踵的人流。

醉哥拖着病身子，来到蔬菜批发处。

对面来了一个六十多岁，身体瘦弱推着满满一车黄瓜的老头，不慎被一个带有流气骑自行车的年轻人闯倒，黄瓜撒了一地。

年轻人车没下，逃之夭夭。

醉哥看在眼里，愤愤不平，跑上前去抓住年轻人，年轻人蛮不讲理，下车“啪啪”给醉哥两记耳光，嘴里还嘟囔着：“叫你多管闲事！”

醉哥鼻口淌血，痛恸难忍。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老头看到醉哥受了屈，赶忙过来，边从腰间掏出毛巾给醉哥擦脸，边斥责年轻人：“你太欺负人了！”

年轻人瞪了老头一眼。

醉哥挣扎着又要去撕年轻人。

老头怕他再吃亏，将他拽回小车处。

醉哥咳嗽不止。带伤去把黄瓜一个个拾到车上，然后把车子推到摊点处放下。两手一拱：“大爷我走了。”

“年轻人，太感谢你了。”老头紧紧握着他的手：“休息一下，喝点水吧。哎哟，你发烧啊！”

“咋来不习惯，感冒了。”

“我听你口音是山东来的？”

“是啊，你怎么听出来的？”

“我也是山东人，闯关东来的，我姓韩名遇。”边说边从小车上拿下小板凳：“快坐，快坐！”

醉哥听到老头也是山东人，喜不自禁，咕咚坐在地上，自